

我的画牛经

鲁光



鲁光牛系列国画作品欣赏

辛丑牛年末到 ,牛画展便此起彼伏。凡能画牛者 ,无不挥毫上阵 ,艺术牛满世界跑。新一年 ,牛气冲天。本人属牛 ,又画牛 ,自然也不安分。各式朋友纷纷求墨宝 ,均点明要牛 ,真是 牛债 高筑。老夫年届八十五 ,如能活到下一个牛年 ,那就九十七了 ,不敢企盼。

一

我画牛的经历 ,可以用一句话表述 :从放牛娃到画牛翁。我的老家在浙中一个小山村 ,我从小就跟村里人上山放牛。牛吃草 ,我们上树掏鸟窝 ,下水逮鱼摸虾。春夏时节 ,牛拉犁耕地 ,一身汗 ,一身泥 ,我们跟牛一起下池塘泡水。农耕社会 ,家家户户视牛为宝。牛憨厚老实 ,一步一个脚印 ,奉献多 ,索取少。牛也有脾气 ,斗起架来从不相让。我到城里上学 ,到上海、北京工作后 ,见不到牛 ,但想念牛。牛是儿时的伴、儿时的友。工作几十年来 ,我像牛一样勤勤劳作。

人民培养了我 ,我就当人民群众的牛。儿时与牛相伴久了 ,身上也长了牛脾气。我不想成为一头任人宰割的牛 ,我珍惜身上的那股牛劲。我常说 :韧劲可贵 ,犟劲难得。见不到牛 ,又思念牛 ,我便开始画牛。北京画展多 ,画店多 ,我得空就往美术馆、琉璃厂跑。齐白石偶有牛画面世 ,李可染牛画多 ,徐悲鸿、黄胄的牛画也常能见到。张广的 牛 生活气息浓 ,荣宝斋不断货 ,走掉一幅又会挂出新的一幅。据说买主是日本一位大学校长 ,每回来京必买。

那时 ,我不知张广是谁 ,心想牛画得那么好 ,肯定是我们江南人。后来 ,我结识了人民美术出版社的山水画家徐希 ,他与张广同一个画室。这才得知 ,张广原来是北方人 ,下放劳动到湖北放牛。那时 ,他老挨批 ,干脆整日不说话 ,牛成了他朝夕相处的朋友。回京后 ,他常画牛 ,成了画牛名家。一日 ,徐希不在 ,我在他的画案上涂了一张牛。张广很吃惊 ,问我画了多久时间的牛了。我坦诚地说 :头一回画。他当即在画上题字 :鲁光兄画牛颇有灵气。

二

人是经不住夸赞的 ,这一来 ,我真以为自己画牛有灵气。当时 ,我在中国体育报社上班 ,任社长兼总编 ,担子重 ,责任大 ,忙得不亦乐乎。但只要有点空闲 ,就到美术组练画牛。组长、漫画家法乃光说 :牛头好 ,牛屁股有点像猪。我跑去人美社与张广交流。他说 ,用羊毫笔不行 ,水分多 ,画滋润了 ,就像猪了。牛屁股有骨架子 ,用兼毫比较好。他将自己用了多年的李福寿出品的一杆兼毫笔送我 ,说 :拿去试试 !用兼毫果然顺手多了 ,但还得去生活中观察牛。尽管小时候放过牛 ,但我贪玩 ,未曾仔细研究过牛。此后 ,我到哪里都看牛。

有一年 ,我在黄山脚下的太平湖小住 ,田野里有成群结队的牛。我几乎天天跑到牛群中去看牛屁股 ,还拍特写。放牛娃好奇地说 :这个人真怪 ,不照牛群 ,不照我们 ,老照牛屁股干什么 ?我在太平湖画了许多牛 ,有一幅画参加北京市崇文区画展 ,还得了奖。主持画展的一位中学美术老师还写信给我求牛画。法乃光在我的一幅牛画上题字 :鲁光兄专攻牛屁股达两年之久。但求形似 ,更应求神似。有了照相机之后 ,形再似也不如相片真实。画牛应寻求牛魂。

三

牛魂是什么呢 ?我常到牛群中寻找。在贵州旅游时 ,路过一个大牧场 ,几百只老牛小牛在宽阔的草地上啃草撒欢。我下车跑到牛群中 ,尽情地与牛为伍。晚上回到贵阳 ,心却仍在牧场。于是 ,我决定改变行程 ,第二天又驱车几十公里 ,到牧场住了一夜。在牧场的牛群中 ,又欢乐地跑了一天。一天一夜与牛群同欢共

乐 ,使我深深感悟到 ,牛与人一样 ,回归自然 ,得到自由 ,有多欢乐。

我还在珠穆朗玛峰山脚 ,与牦牛相处过一段日子。一天晚上 ,有狼冲进牛群 ,群牛奋起围攻狼 ,将其赶走。透过帐篷窗口 ,我见到了这壮烈的一幕 ,深为牦牛的勇猛所感动。牦牛被当地人称为 高原之舟 ,专为登山队运送物资。几十头牦牛驮着物资 ,踏冰履雪往高处攀登。领头牛掉进冰裂缝 ,牧民们用绳索把它拉上来 ,浑身伤痕 ,但它依旧带着群牛往前行走。不畏严寒、劳累和伤痛的牦牛群 ,让人感动 ,让人敬畏。牛与人一样 ,勤劳又勇敢。

张广是画牛高手 ,但他说 :我的马变出来了。牛还跳不出传统 ,变化不大。他指的是画的艺术手法。听了他的感叹 ,我对画牛的前程几乎丧失信心。自古多少画牛高手 ,在这方天地里想要突破 ,实在太难了。但耐不住我深深爱牛 ,爱牛的憨厚、品性 ,一言以蔽之 ,对牛情有独钟。

四

艺术上突破无望 ,我也要画。我在笔墨造型上 ,作了一些探索。删繁就简 ,略去细节 ,以书法入画 ,以线造型 ,墨中加彩 ,追求抽象效果。在一幅以墨线入画的牛画上 ,我写下如下文字 :画牛自古有法。有法不依 ,必挨骂。挨骂便挨骂 ,我且依着自己的念头画。

一位乡友看到我画的一幅母子牛 ,深受触动 ,当场落泪。她说 :这母子牛 ,使我想起怀着女儿 ,挺着大肚子在田间干活的岁月 ,想起女儿如今远离家乡在国外读书的生活。这位母亲的感受 ,与我画这幅画的动因产生了共鸣。我曾在广西一条山溪岸上看到一头毛茸茸的小牛犊 ,举起相机想把它拍下来。走近些 ,突然一头老牛朝我怒奔而来 ,将两个牛角冲着我。我急忙往后退 ,一直退到江岸的边缘。老牛见我站住 ,也站住了 ,与我对视了一阵 ,转身护着小牛离开。

这就叫 护犊子 ,与人性相通。我两岁时 ,母亲到山脚地里干活 ,我在边上空地玩土。突然远处行人大声惊呼 :狼 !狼 !母亲直起身 ,看到一只狼正走近我 ,她不顾一切地飞奔过来 ,一把抱起我。她盯着狼 ,狼不走 ,两眼盯着她怀里的我。母亲退一步 ,狼就往前逼一步。后来还是路人跑来 ,才把狼轰走。长大后 ,母亲常说 :你差点给狼吃了 ,幸亏命大。一个女人敢与吃人的狼对视 ,胆量源于母爱。画母子牛时 ,我嵌入了这些故事和情感 ,画有内涵 ,也有了生命力。

五

牛成了我的一种艺术符号。画牛 ,寓寄我的人生感悟 ,倾泻我的喜怒哀乐 ,抒发我的理想抱负。在牛画上 ,我常题写 :任劲诚可贵 ,犟劲不可无 老牛匆匆 ,不问西东 ,只顾耕耘 ,管它耳风 站着是条汉 ,卧倒是座山 不用扬鞭自奋蹄 一往无前

近年来 ,我爱题 中国牛 三个字 ,以牛喻人民 ,以牛喻民族 ,以牛喻国家 ,以牛寓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牛 成了我的精神图腾 ,也无疑是国人的精神图腾。画牛魂 ,是我的终极追求。

喜欢我的牛画的人越来越多。我的牛走进了人民大会堂 ,走进了驻外使馆 ,走进了寻常百姓家。荣宝斋店堂的一位资深书画经营者对我说 :你的牛 ,与其他名家的牛不一样 ,有自己的个性。闻此评说 ,我顿时有了自信心。同时我苦苦思考 ,我是一个半路出家的业余画者 ,我的牛 ,与我崇敬的画牛名家们有什么不一样呢 ?答案只有一个 ,那就是我将自己融进牛中 ,融进牛画里。只要突出个性 ,就会与众不同。爱牛 ,爱画牛 ,就大胆地画下去。汲取他家之长 ,走自己的路 ,画自己的牛。牛路漫漫 ,艺海无际 ,生命不息 ,探索不止。

从《泛永康江诗》谈起 往日永康江 航运四方

□章礼荣

1500年前 ,南朝的尚书令、著名文学家沈约曾经到过永康 ,留下了一首《泛永康江诗》其曰 :长枝萌紫叶 ,清源泛绿苔。山光浮水至 ,春色犯寒来。临睨信永矣 ,望美暖悠哉。寄言幽闺妾 ,罗袖勿空裁。

诗写得很美 ,永康江更美 ,碧绿的江水 ,两岸的山光景色给作者留下了深刻印象。那时候 ,永康江究竟怎样 ?水面有多宽 ?河床有多深 ?手头没有资料可稽考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 ,在南北朝时 ,永康江已经开始通航了。

永康江属于钱塘江水系 ,由华溪、南溪、酥溪等多条支流汇合而成 ,经流武义江、兰江、富春江、钱塘江 ,川流不息奔腾到海。在没有高铁的年代 ,台州、丽水、温州等部分货物经永康江送往杭州上海及安徽屯溪港销往全国各地 ,尤其是抗日战争时期 ,浙江省政府迁永康办公 ,水运特别繁忙。

据民国版《浙江经济纪略》记载 ,永康江其入境以洋布、洋纱为大宗 ,洋油、白糖次之。其出境山货则元胡、芍药 ,食物即火腿一项较多。至经过者则由兰溪运台之毛六纸及夏布 ,由台(州)处(丽水)桂圆及笋干等。商贩上至温台处为陆路 ,多山岭 ,只有肩贩。下至金兰为水道 ,然易于干涸通船日少 ,竹筏为多。至运价 ,水路由兰至永较轻 ,陆路由处至永较贵。

1947年 ,永康曾成立民船商业同业公会 ,有会员51人 ,高镇村的傅陈林担任常务理事 ,城塘村的胡烂货 ,高镇村的王汝和为理事。新中国成立初期 ,永康有船123只 ,其中四仓船40只 ,五仓23只 ,六仓54只 ,七仓6只。根据季节不同 ,水位深浅决定装载货物 ,大水时每只大船能运货五六吨 ,小船二三吨。竹筏173对 ,每对可载重2.5吨。运费以每百斤每华里计算 ,一般每百斤每华里36元(旧币 ,下同)。

陆路以手推车为主要运输工具 ,运费较贵 ,每百斤每华里长途130元 ,短途150元 ,故大宗货物商人多以水运为主。1951年1月至9月统计 ,水路运载货物7399.8吨 ,占全县长途运输量70%以上。船业同业公会在兰溪设有办事处 ,一些船只在枯水期停泊在兰溪码头。

永康江宽150米~300米 ,宽窄不等 ,河床以沙砾为主 ,河床急于疏浚 ,日见抬高 ,河滩见多。因而对船筏的航运带来了困难 ,每年除春末及夏季河水尚能航运外 ,其余秋冬两季均属缺水期 ,只能通小船和竹筏。船速每小时约7.5千米 ,从永康到金华要行1.5天 ,从金华回永康需2.5天 ,竹筏每小时1.25千米 ,从永康到金华需6天至7天 ,从金华回永康需10天左右。

永康码头有周埠、芦埠、县埠、河东埠和胡店埠共5埠。每埠搬运工人除河东埠没有固定外 ,其余各埠基本固定 ,周芦县三埠每埠28人 ,胡店埠21人。装卸费每百斤上落塘收米一斤 ,行家以八折计算。各埠均不得逾越抢生意 ,已成为定例。各码头大多设有办事处 ,如欲从事搬运的每年须交租金。

新中国成立后 ,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 ,交通运输飞速发展 ,陆路交通尤为突出 ,高速公路、高速铁路遍布城乡 ,家家户户备有现代交通工具 ,过去与现在不可同日而语。因此 ,在我市水路运输早已淡出了人们视野 ,它成为了历史 ,成为了印记。